

刘田 著

突出情网

时代文化出版社

突出情围

刘 田 著

(吉) 新登字 12 号

突出情围

刘 田 著

时代文化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建设街 5 号)

(邮编 130061 电话 0431—8569978)

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开本 印张: 15 字数: 350 千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80 元

ISBN7 - 80604 - 935 - 5/I·178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著名作家刘田先生新近创作的一部跨世纪力作。小说生动地展示了 20 世纪末期大都市中层市民在变幻莫测，困惑繁多的爱情、婚姻、家庭生活中的阅历和观念。

小说取名《突出情围》，这个“情”，并不是指我们广大民众正常生活中的爱情和婚姻生活，而是指人们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屡屡遇到的异情、怪情、婚外情或是僵死的“婚姻关系”。突出这种“情围”，方才觅得到真爱，方才有真实、美满、长远的性爱生活，这可能是作者要告诉人们的这本书的真实主题。

小说紧紧围绕着女主公丁丽君的情感线索展开——

C 城美丽的画家丁丽君第一次感到与丈夫晋西南的欢爱是如此枯燥。她觉察到他这一段时间来的很多不正常的举止，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……

晋西南与风华正茂的女职员何琳的关系暧昧，这天与她不愉快地分手之后，他回到了家里，一场风暴等待着他……

丁丽君备齐了一切必需的东西，在傍晚时分搬出了晋家到了楚公馆。是为了画画，还是为了那方令她魂牵梦绕的荷塘……

浪荡公子楚云其趁妻子齐雪燕不备，拿走了老祖宗的遗物……

明月高照，行人稀少，楚公馆阴暗的高墙下，楚云其与晋西南正进行着一场肮脏的交易……

齐雪燕眼见视赌如命的丈夫一天比一天的不成器，终于与他大吵一架，夫妻关系也一天不如一天……

丁丽君初恋的男友，一别二十多年，现已是香港巨富的楚云飞突然回到了楚公馆……

丁丽君的朋友林秀芸与丈夫赵志民的关系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地步，丁丽君为他们安排了一次特别的见面，可是，林秀芸不吃这一套……

楚云飞代表香港华泰公司到C城高新区洽谈投资建厂事宜，其间与日本在C城的东阳公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……

晋西南为了阻止妻子接近楚云飞，充分利用关系网处处设置障碍和陷阱……

赵志民也成了晋西南的牺牲品。他指使情人何琳给林秀芸打了匿名电话，让林秀芸现场抓获了受骗的韩丽与赵志民……

为了阻止楚家的文物继续外流，丁丽君千方百计、各方追查，谁知对手竟是阴险狡猾的晋西南……

楚云其悬崖勒马，在楚家文物的回收上也尽了力，当然，他与齐雪燕最终没有走到离婚那一步……

楚云飞投资建厂的事受到了严重的阻碍，他大发雷霆，扬言要把楚家文物运到国外，以达到挖肉补疮的目的，为此，他与丁丽君闹起了别扭……

赵志民万般无奈之下离开C城去了广州，可他不愿作日本人获取在华利益的棋子，危急关头，他泄露了日本人的机密，最终被他们陷害……

楚云飞在投资建厂之事上最终打败了东阳公司也打败了晋西南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……

楚家的文物几经周折，又回到了楚公馆，在大家的努力下，一座博物馆就要建起来了……

何琳最终没能与晋西南继续好下去，她跟着楚云飞手下的另一港商去了香港……

林秀芸与赵志民最终还是离了婚……

丁丽君的个人画展即将开幕，此时晋西南幸灾乐祸地告诉她楚云飞就要回香港，一气之下，丁丽君住进了医院，旧日恋人来到医院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……

丁丽君与晋西南的离婚案最终被法院判决了……

楚云飞又回到了 C 城，丁丽君百感交集，向他奔去……

楔 子

天空中那只大墨鱼吐尽它的最后一滴墨汁的时候，夜晚就来了。

对着那面硕大无朋的镜子，丁丽君缓缓脱去了身上的衣服。那是一件昂贵的镶有蕾丝花边的睡衣。睡衣从她的身上滑下，带来一种丝织物光滑而细腻的口感，肌肤如水浸过的凉意。她低下头看了看那睡衣，那上面还带有她的体温，散发着一股成熟女人的体味。她把它踩在脚下，心里竟有一丝莫名的快感。我可以将这东西踩在脚下。丁丽君想。

然后她又将目光投向了那个镜中的女人。极淡的光线从闭着的窗户外散散漫漫地涂进来，她赤裸的身子在这光线里成了一团耀眼的白。她久久地凝视镜中的女人，到后来她觉得那个女人绝对不是自己，而是另外一个陌生的女人。那么我又在哪里？如丝的寒意渐渐浸了过来，她的身子微微地抖了一下，不由伸手去抚摸自己的头发。那是一头黑得发青的秀发，正如某个广告中说的那样“如丝般的柔顺”。她一遍遍地抚摸着自已的头发，十指间滑过的细腻让她有一种久违的温暖。她像抚摸自己的心情一样一遍遍地抚摸着自已的头发，就像一个孩子对着心爱的玩具乐此不疲。到后来她还是放弃了头发，手指下滑，停在了她的鼻子上。那是她对自己身体最喜欢的一个地方。不大，也不太高，微微有点上翘，这就使她的整个脸看上去生动了许多。一颗小小的汗珠此刻正伏在上面，像王冠上的宝石一样夺目而突兀。她没有伸手拭去它，甚至连动也没动一下。她害怕一动它就会掉下来，像一个梦似的破碎。于是她就让它

继续伏在那里，也许这样更好。嘴唇。手指在残败的唇线上缓缓滑动，生涩而冷漠。这是一张诱人的嘴唇。正像那个男人说的那样，“让我死在你的唇上好了。”她冷笑一声，毫不留情地移开了手指。她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胸脯。那里，反射着一片温玉般的光泽，温暖而柔软。深深的乳沟藏着说不出的迷离，散发着一种类似新鲜水果的清香。然后是腹部。它平坦而柔软，同样是光滑而富有弹性。她甚至能够感受到血液正在下面极其柔软地流动。再向下，两条修长圆润的大腿如橡的笔直，并拢时连一张纸都透不过。正是那种能令人醉生梦死的诱惑。

诱惑？她的脑中飞快地闪过这个字眼。对谁？对自己还是对别人？还是那个刚才疯狂地耕耘了自己，甚至要“死在她的唇上好了”的男人？

丁丽君终于还是忽略了自己的眼睛。也许是有意的。她不能在这样的时候面对或是审视自己的眼睛。或者说是眼睛在审视她。她忽略了这个部位，看似无心的散漫，却又有一种偏执的回避。这无疑是一个矛盾。她现在的心情也是如此。为了让心情稍稍有些改变，她终于离开了那面硕大的镜子，面对面地向着——张同样巨大的床。床上一片狼藉，所有的东西都不在它们应该呆的位置，构成一种华丽或者是放荡的状态。那个男人在刚才的激情涌荡时说，你让我死吧，你让我死吧。透过他的眼睛，她还是看到了那片欲火后的苍白承诺。这承诺只不过是那种时候用来寄存语言的地方，时间一过，他还是会收回去的。她在本该欲仙欲死的时刻想到这一点。她冷静地想到了这一点。这冷静是如此的清晰，令她自己都害怕。这次欢爱按说是成功的，两个人都干得大汗淋漓。但随着她的呻吟声的停止，她竟然第一次觉得干这事的枯燥。他在离开的时候也带走狂欢的冷漠，留下的深重的寂寞由她一个人来饰演。几十平米的空寂压在她的视网膜上，凝重得让她喘不过气。

夜越来越黑，她就这样站着。对着无边的黑暗，无声地站立着……

那个男人，那人应该被称为她丈夫的男人，在赋予了她激情和完成了一个丈夫的义务后就不知去向了。她觉察到他这段时间来的很多不正常举止，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。从主观上她把这种不正常当作是他工作的繁忙。但客观上她却又不能免俗地猜疑。婚外恋毕竟已经成为危及家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。都市的节奏越来越快，对感情的需求已容不下有更多的闲情逸致。人们就像泡方便面一样对待感情。这种事情每天上千次地在这座城市上演，但真正到她自己来扮演这其中的角色之一时，她又是那样的不能忍受。况且她扮演的，还是一个悲剧的角色。

她很想同他谈一谈，但每次面对他的时候却又不知该怎样开口。她并不是一个爱胡乱猜疑的女人。即使丈夫有这种事，如果他不说明，她永远也不会问。这并不表明她并不在乎他，而是她太在乎这个家。她害怕这个家有一天会因为这而破裂。这绝不是她愿意看到的。再退一步，如果丈夫并没有这种事，如果她又拿这种事去质问他，那么没有事也会有事了。

这就使她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。

天越来越黑，远处高楼上的灯光像黑夜的精灵在夜空中流动。没有人会知道，在这样的一个夜晚，一个女人：丁丽君，在这样一间昏暗的屋子里黯然神伤。

只是她不知道，这一切，只不过才刚刚开始……

1

这是一座庞大的城市。到处是林立的高楼，到处是滚动的车轮，到处是流动的人群，到处是繁华的街景，呈现出一派喧嚣、浮躁的气派。

中午时分，一辆出租车穿行在大街上，然后拐进一条小巷，放慢了速度。小巷中，有一株参天的老槐树，洒下遍地的浓荫。出租车穿过整洁的小巷，经过一座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。跟四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比起来，这座陈旧的古老建筑，倒让人眼目一新。院门口一左一右两尊硕大的石狮子，虽已残破不堪，但仍保留着昔日的凛凛威风，分外醒目。油漆剥落的红门紧闭，门楣横卧一具皂匾，其上几个烫金大字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已有些黯然失色。深宅大院的高墙墙头，伸出森森树冠，在秋风中摇曳着。

树叶已经开始黄了，被汽车驰过带起的风尘卷起，轻轻飘舞着。

出租车里，“图腾广告装修公司”的老板晋西南和他的女职员何琳并肩坐在后排。晋西南已经人到中年，属于那种穿着入时、十分讲究的体面男士。出租车驶过那座深宅大院时，他还不停地回头往后看。何琳则是个风华正茂、打扮妩媚，但总有几分俗气的女孩。车子经过那座古柏森森的大院时，她别过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回头瞅着晋西南，拽了他一把。

“老看什么？一座破破烂烂的老古董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听我

给你说正事，我那个‘精品屋’……”何琳说。何琳正在筹备自己开一家专卖工艺美术用品的小商店，这几天两人一见面，她总是这个话题。这使晋西南多少有些不快，他回过头，瞪她一眼道：“你懂什么。这是赫赫有名的楚公馆，明末清初的古建筑，有好几百年历史了，是我们这个城市为数不多的文物景点呢。”

何琳略微有些吃惊：“看来你对这里很熟悉？”

“当然，熟得不能再熟了！”晋西南说，“这座公馆最鼎盛时期，楚氏家族大大小小的主子加上仆佣，足足可以住下一二百人呢！”

何琳讥讽地道：“瞧你这津津乐道的样子，里面曾经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吧？”“你就知道金银财宝！有些东西，其实比金银财宝更值价。这楚公馆的老祖宗，是一位清朝的封疆大吏，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、大军区首长了，比你父亲的官职，还要高得多呢。你听着，我给你上一课：早在二百多年前……”何琳捂住耳朵：“不听不听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提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干吗？那里曾经住的是皇帝，现在又怎么样呢？”晋西南兀自感慨着：“是呀，风水轮流转，现在那里面，只住了一男一女两个人……”何琳说：“我说过了，我不高兴再听这些，你别说啦。”晋西南兴犹未尽地砸砸嘴：“那你喜欢听什么？”“关于你那个‘幸福温馨’的家庭，”何琳意味深长地瞟着他，诡秘地一笑，“还有你那位‘贤慧美丽’的妻子……”晋西南笑了：“哈，这可是个‘敏感话题’……”

前座的后视镜里，出现司机好奇的脸。他专心想听下文，可是后座再没声音了。

出租车在市中区的一座宿舍楼前停下，晋西南笑着说：“何琳，我到家了，再见。”

何琳打开后门，一只脚在车上，一只脚在车下，半嗔半笑地望着躬身在她面前的晋西南，回答道：“瞧你怕成什么样子！都到家门口了，也不请我上去坐坐，我不相信她是老虎，会吃了我！”晋西南不安地回头瞅瞅楼上：“何琳，别生气，改天吧……”何琳收

回车外的脚，悻悻地说：“跟你开个玩笑，谁稀罕上你那儿！”

她说完，“砰”的一声将车门关上了，吩咐司机：“开车！”晋西南急叫一声：“等一等！”

刚起动的汽车又站住了，司机回头诧异地望着晋西南。他掏出一张大面额钞票，从窗外塞给司机：“喂，师傅，拜托了，送这位小姐到北郊‘高新区’……”

司机一声不吭，收了钞票，一轰油门，出租车呼的开走了。

很快，这张钞票又从后窗给扔了出来，随风飘啊飘，恰好落到晋西南面前。

晋西南愣愣望着渐渐驶远的出租车，好半天，才摇摇头。不用看到，他也能猜到何琳扔出那张钞票后气愤的表情，她那突兀的被他双手哺育得蓬蓬勃勃的胸脯一定大幅度起伏着，宛若做爱时达到高潮。

晋西南打开四楼上的一个门，发现正在念职高的儿子晋小南已经回来了，这才猛然想起，今天是星期六。

晋小南正在自己的小卧室里聚精会神地摆弄着一台高级电脑，一边大口啃着月饼。他刚满十五岁，看上去却十分聪慧，少年老成，属于独立意识很强、凡事不用父母操心的那一代人。父亲进屋的时候，他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一下，只模仿电影明星那样“嗨”了一声，继续玩他的电子游戏。

晋西南匆匆进浴室冲了个澡，换上了雪白的衬衣，系好了领带。他是那种十分讲究衣着打扮的男人，即使在家里，也一丝不苟。他用毛巾揩着脸从浴室出来时，一眼瞧见了儿子床上散乱摆着的几盒包装精美、但全都撕开了的中秋月饼，不禁皱起眉头。

“小南，你怎么把人家送的月饼全都拆了？中秋节还没到嘛。”当父亲的声音很严厉。

晋小南头也不回，继续吧哒吧哒嚼着：“我难得回家一次，你和妈都不在，没人做饭给我吃，我肚子饿了，幸好还有些月饼。”

晋西南诧异地问：“你妈上哪去了？”“还能上哪，少年宫呗……老爸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要跟我妈离婚了？”晋西南一惊：“小子，你胡说什么呀！”晋小南白了一眼：“爸，我可不是胡说。我妈跟我商量来着呢，她说她要跟你分居，搬出咱们这个家了。她征求我的意见，我说我无所谓……”晋西南目瞪口呆：“晋小南，你妈真是这样跟你说的？”“我骗你干吗？你们的事我不管，你自己问妈去吧。”

晋小南说罢，又将一个月饼叼在嘴上，噼噼啪啪敲打起电脑键盘来，不再搭理父亲。

晋西南愣了片刻，扔下毛巾转身就走。

他上了大街，叫了一辆的士，片刻功夫就到了妻子丁丽君工作的单位市少年宫。

丁丽君是少年宫的美术教师，晋西南来的时候，美术班刚刚下课，丁丽君正在收拾纸笔墨砚，偌大的画室里四壁挂满了学生们的丹青习作，稚嫩，但充满生气。

“丁丽君，你要搬出去住？”

一见面，晋西南就单刀直入地问妻子。

年近四十的丁丽君，虽不刻意打扮，但举止十分优雅，她的气质和教养，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，有一种成熟女人耐人寻味的美。此刻她面色平静，望着气急败坏的丈夫，轻轻但坚决地点点头：

“是的，我早就想搬出去住一段时间，也算是暂时‘分居’吧。”

学生都走了，教室里空荡荡的，晋西南跟妻子面对面站着，四周十分安静，但空气越来越压抑。

晋西南显得十分激动：“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”“晋西南，放松点儿。你干吗这么紧张呢？”“好好的一个家庭，一下子就分裂成两半，我还能不紧张？”晋西南自己都觉得声音在颤抖。“丽君，我知道，有些事儿，我早就该向你作些解释了……”

这话使丁丽君倒有些吃惊了。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专注地

盯着丈夫：“哦，原来真还有什么瞒着我呀？说说看，到底什么事。”

晋西南焦虑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，一边道：“丁丽君，你知道，我从文化局停薪留职‘下海’这么几年，在社会上奔波，各种各样的人物都要打交道，这中间，当然嘛，男的女的都有……我的意思是，有时候，难免不跟一些，这个这个，年轻女人接触，比如单独在一块儿交谈交谈，或者顺路搭个车一起走走……”“你这可是不打自招啊。还一起干过些什么，都说出来，不要紧的。”丁丽君的脸变得有些苍白。

晋西南突然大步冲到她面前，激动地捂住胸口，大声道：“丁丽君，我发誓，我和她们什么都没干过，纯粹是工作需要，业务交往！”丁丽君偏着头想了一下，开心地笑了：“晋西南，跟你开玩笑哩。看你急成这个样子。我是那种封建脑袋、小心眼儿的醋坛子吗？咱们这么多年了，孩子也那么大了，你还不了解我？”晋西南松了一口气：“那么，丁丽君，为什么你要突然提出分居呢？”“那不过是小南胡扯。我只是跟他商量，想暂时搬出去住一段时间……”“丁丽君，你就别再跟我兜圈子，好好的你到底要搬到哪里去住？”“楚公馆。”晋西南大吃一惊：“嗨，真见鬼了！今天我还……还乘车从那里经过呢！当时，我突然就有一种预感……”

“什么预感？”丁丽君追问道。

晋西南无力地摇摇头，不说话了。

“晋西南，走吧，咱们回家再说吧。”丁丽君摆摆手，自己先走出了房间。

踏着暮色，夫妻俩回到了自己的家。丁丽君一进门，就挽起袖子做起饭来。她真算得上是个贤妻良母，手脚也很麻利，只一会儿，一道丰盛的晚餐就端上了桌，还特意拿了一瓶红葡萄酒放在餐桌上。

妻子做饭的时候，晋西南一直歪在沙发上看晚报。但他老是走神儿，不知丁丽君会告诉他什么样的“秘密”。丁丽君将最后一道

菜送上来后，父子俩一前一后在桌边坐下。柔和的灯光映着一家三口，气氛十分温馨，然而三人都敏锐地感觉到了，他们各自的神态，总有些不对劲儿。

还是儿子晋小南先开口说话，一副老气横秋的口气：“爸、妈，今天这顿饭，看来是咱们家的‘最后晚餐’了。”丁丽君瞪他一眼：“小南，你又胡说些什么呀！今天是中秋节，一家人团团圆圆的，别说让爸爸妈妈扫兴的话。”晋西南有些伤感地说：“丁丽君，你记错了吧，中秋节是明天……小南说得没错，明天一早，咱们一家人就各自东西了，你去楚公馆，小南回学校，我呢，照旧四处飘荡。”“咳，你又来了！”丁丽君有些不快了，“我不是跟你讲清楚了吗，我不过是搬到楚公馆暂时住段时间，陪陪齐雪燕……她一个人守着那么大座空院，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天长日久，我真担心她闷出病来呢。”晋西南言不由衷地：“倒也是。唉，齐雪燕真可怜，嫁了那么个不争气的丈夫，只知道赌，赌！十足的败家子……你去陪她几天也好，咱们这就算提前过中秋吧。”丁丽君有些犹豫了：“晋西南，你要是真不乐意的话，我可以重新考虑我的计划。”晋西南喝干了一大杯酒：“我？我这人从来不口是心非的，说支持你就支持嘛，再好的夫妻，整天厮守在一起也可能腻的，感情反倒会淡漠，真还不如暂时分开一下；俗话说，久别当新婚嘛……”

晋小南拍手笑道：“对，我爸真是宽宏大量！《三国演义》开篇就是一句话：‘分久必和、和久必分’，一个家庭当然也不例外……”丁丽君打了他的手一下：“小南，别耍贫嘴！今天你跟爸爸胡扯什么‘分居’、‘离婚’，吓得他呀，那个劲儿，还赶到少年宫来盘问我呢！”说完她忍不住笑了。

晋小南嘻皮笑脸地回答：“妈，那是我故意吓我爸的。我要考验考验他，对你的感情到底有多深。”

夫妻俩对视一眼，不禁哈哈大笑。但这笑声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已有一丝异样的东西掺杂在里面。

华灯初上时分，楚公馆里却依然一片昏暗。大门紧闭着，门楣上那块黑漆匾额上“御赐楚氏宗祠”几个金字，在路灯忽明忽暗的照耀下，隐约可见。依稀的月光透过薄暮，在这座高墙曲径、林木森森的古老院落里洒下斑斑点点的碎金；院墙外都市的喧闹，更衬出这里的古朴和宁静，静得有几分神秘和恐怖。

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候了，楚公馆仅存的女主人齐雪燕，掂着一把长长的扫帚，踏着满地落叶缓步走向院中。她也三十多岁了，质朴的外表和眉宇间淡淡的哀愁，仍掩盖不住昔日养尊处优的雍容华贵。

她漫步走向后院的荷塘。这座雕梁画栋的豪宅，如今已是满目荒凉；荷塘死水一潭，荷叶凋零，长满青绿苔藓的假山乱石上，有几只秋虫低吟，才给这座森森古院带来几分生气。

她将满地的枯叶扫拢来，点火焚烧。浓湿的烟雾，熏得她直揉眼睛。她用一根树枝拨弄了几下，火渐渐燃旺了，黑沉沉的大院里，总算有了一点儿光亮。

正在这时，荷塘边围墙上开的一道锈迹斑斑的小门响了起来，显然有人在外面偷偷开锁，想要进来。

她打了个寒战，转过身，恐怖地瞪大眼睛瞧着。聆听片刻，她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恐惧，胆颤心惊地喝问一声：

“谁？谁在那里？！”

小门应声而开，一个头发老长、衣冠不整的男人，贼一般地溜了进来。齐雪燕一见他的身影，松了一口气，却厌恶地别过头去——此人正是她的丈夫楚云其。

楚云其没想到这暮色苍茫的时候，妻子竟还在院里百无聊赖地烧枯树叶。他索性大大咧咧地走了过来，冲妻子没好气地嚷道：“嚷什么嚷什么？把我当贼啦？真是！”齐雪燕生气地盯着他：“堂堂正正的大门你不走，老这么从后门溜进溜出，真是不打自招！”“你懂什么！我怕他们跟踪我呢。”“谁？谁在跟踪你？”齐雪燕一下又紧张起来。

楚云其放低了声音：“女人甭管男人的事，一边呆着去吧。”

说着，他奔向院中一处浇花园用的自来水桩，拧开锈迹斑斑的龙头，痛痛快快地喝起水来。看来他渴得厉害。

咕嘟咕嘟的水响，搅得齐雪燕心烦意乱，她懒得开腔，拄着扫帚，一声不吭地看着丈夫那副穷愁潦倒的样子。

楚云其喝饱了，又将头凑在水龙头上，让白花花的水冲着自己发热的脑袋。

齐雪燕一看就明白了：丈夫今天准在哪儿打牌栽了。她蔑视地瞪着他：“又输得一塌糊涂了吧？你干脆把这座大院也押上吧。”

楚云其哼了一声，不再搭理妻子，飞快奔进前院。

起风了，林梢悲鸣，黄叶飘飞，秋日的萧杀已露了出来，给这偌大的空落庭院凭添几分沧桑。

齐雪燕不由自主地双手抱肩，靠在一棵树上，她想哭一声，却一滴泪水都没有，她就那样靠着，在这夜幕沉沉的黄昏，这女人显得那样孤独和寂寞。

丈夫好赌，是远近闻名的。政府把楚公馆发还给他们时，楚云其就从一家银行里退了职，什么正事也不干，成天遛狗玩鸟，近两年又染上赌癖，偌大个楚公馆内的东西，差不多都快被他拿出去换了赌资了，常常是夜不落屋，让齐雪燕独守空房。今天他这么早就回来了，一定又要拿什么东西去典当了……

齐雪燕想到这里，心里一惊，踏着落叶，立刻向厢房奔去。

果然，还没走几步，就见楚云其抱着一个精美的首饰盒，从雕梁画栋的屋里冲了出来。齐雪燕拿着长长的扫帚，横眉竖眼地拦住了他。

“败家子！”她十分愤怒地大吼道，“我知道你回来就是为这个的！你给我放下，这是楚家老祖宗最后一点遗物了，你还要拿去作赌注啊？！”楚云其嘻皮笑脸地躲闪着：“好齐雪燕，你就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吧，我发誓一定要捞回来！”

齐雪燕拼命去夺那只首饰盒，但楚云其灵巧地躲开了，一溜烟